

五月麦香

□杨力

印象里,小时候最辛苦也最盼望的季节就是五月。

五月麦黄,收获的季节。而开镰割麦这一天,一定是全家总动员的大事。天还没亮,早起的父亲就开始磨镰刀,刀刃在磨石上来回蹭,发出“嚙嚙”的声音,像是一首催人起床的歌。

割麦子我是帮不上忙的,镰刀对我来说太大,麦茬也太扎脚。我的任务是拾麦穗,把掉在田里的麦穗一穗一穗捡起来,放进父亲给我编的小竹篮里。弯腰、捡起、放好,再弯腰、再捡起、再放好。阳光渐渐毒起来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流到嘴里咸咸的。我抬起头,看见父亲和母亲弓着腰在麦地里一镰一镰地割,他们的背影被太阳拉得很长,汗水把褂子湿透了,贴在背上。

那时候觉得累,现在想想,其实很快乐。一家人在一起干活,谁也不偷懒,谁也

不抱怨。偶尔父亲会直起腰,擦把汗,冲着远处的什么喊一嗓子,母亲就笑,笑声在麦地里传得很远。

麦子拉回家,在打谷场上晾晒、碾压、扬场、装袋,忙上好几天。而最让我惦记的,是母亲用新麦子做的第一锅面食。

新麦子磨出的面,有一种特别的香味。那是阳光晒透了的味道,是土地酝酿了很久的味道,是风、雨、露水一起写进麦粒里的味道。母亲把面揉成光滑的面团时,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那股清新又醇厚的麦香。

第一锅通常是蒸馒头。母亲说这叫“尝新”,是庄稼人的老规矩,第一口新面做的东西,要敬天地,感谢风调雨顺,然后一家人才能吃。

馒头出锅的时候,热气腾腾,白白胖胖,掰开来,里面的蜂窝细腻均匀,咬一口,松软中带着韧劲,嚼一嚼,甜丝丝的麦香就

在嘴里化开了。不用就菜,我一口气能吃三个。父亲也吃得香,他喜欢把馒头掰开,夹上母亲腌的酸菜,大口大口地嚼,腮帮子鼓得圆圆的,吃得痛快极了。

母亲坐在旁边,看着我们父子俩狼吞虎咽,眼里全是笑意。她自己吃得不多,总是先紧着我和父亲吃饱。

除了馒头,母亲还会做一些花卷和糖三角。花卷上撒了葱花和盐,一层层卷起来,蒸出来咸香适口。糖三角是三角形的,里面包着红糖,咬开的时候要小心,滚烫的糖浆会流出来,烫得我直吸气,却又舍不得松口。

到了晚上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晚饭。饭桌是父亲用木板钉的,不大,三个人挨着坐刚刚好。晚风轻轻吹,院子里有晚香玉的味道,远处蛙声一片。我们就着新麦馒头,喝母亲熬的绿豆稀饭,吃她炒的青椒土豆丝。

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,那时候吃的不仅是食物,更是一整年的踏实和安心。麦子收进了仓,日子就有了底。新麦的香气里,裹着的是土地的回报、汗水的结晶,是一家人在一起、一筷子一筷子吃出来的幸福。

如今在城市里生活,吃着精细的馒头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不是面粉不好,是少了那个过程——少了割麦时的阳光,少了拾麦穗时的弯腰,少了打谷场上扬起的麦糠,少了灶台前母亲揉面时手背上沾着的面粉。

五月又到了。我想起老家那片金色的麦田,想起母亲掀开锅盖时涌出的那一大团白汽,想起那个坐在小板凳上、被馒头烫得直吸溜嘴却笑得很甜的小小的我。原来最香的,从来不是哪一道具体的食物,而是食物背后那一整片麦浪滚滚的田野,和田野那头永远亮着灯的家。

踢出来的童真

□王治刚

下班了,带着一身疲惫回家。走过大桥,行至步行街,一个小男孩的身影撞入眼帘。这孩子十来岁,戴着红领巾,正用脚踢一个纸盒。我以为他踢一脚就算了,哪知他并没太用力,把这盒子控制在脚边,不让它滚远。待盒子停稳后,他又上前轻轻地踢上一脚。

显然,男孩是把这纸盒当成玩具了,他目光专注,压根就没感觉到我的存在。我跟在他身后,一会儿后,一段石梯挡在纸盒前面。我心想,他肯定会去把它拾起来,拿到石梯上去。哪知,我错了,只见他用双脚把盒子夹住,然后一步一步地往上跳。待他来到石梯上的平台,他累得直喘气。我朝他竖起大拇指,他竟有几分得意,冲我笑了笑,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。

我问他:“小朋友,你踢这盒子,不觉得没意思吗?”他抬起头来,满脸疑惑:“叔叔,你说错了,踢盒子可有意思了。这么说吧,跟踢足球差不多。”恍惚间,在我眼前,地上的纸盒竟变成了足球,那小男孩成了球场上的健将。那一刻,我的看法变了,盯着男孩脚下的纸盒,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。

那时,我也十来岁,放学回家路上,我常从路边找来一块石头,轻轻一踢,石头顺着地面滚出去,我就跟在后面追。追上后又补一脚,那石头不断往前滚,我的心里有享不尽的快乐。有时,石头会顺着山坡滚下去,滚到水坑里,寻不到了。我也不恼,再捡一块新的,从头玩起。记得有一次,我竟然把一块石头从学校踢回了家中,平日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回家,那次竟然用了一个小时。母亲说我太费鞋,她不知道,这鞋经常跟石头较劲儿,哪经得起这般折腾。

“叔叔,你在想什么呢?”男孩脆生生的声音把我从记忆中拉回。我说:“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,那时,我也爱踢着东西往前走,你说得没错,的确很有意思。”

男孩向我招招手,让我上前去踢一脚那纸盒。我响应他的召唤,走上前去,看着那盒子,轻轻地踢了一脚。如今想来,那一脚踢得真过瘾,刚才身上那份疲惫,竟偷偷地溜走了。

我想,这便是童真吧!它从不仅是孩童的专属,一句纯粹的话语,一个简单的游戏,就像那年我踢回家的那块石头,一直安静地躺在记忆里。

沙溪暮春曲

□江琳

暮春的沙溪,风大得要把人托起来了。一会儿从前面扑来,一会儿从后面偷袭,拂来荡去,像一个调皮的小姑娘,伸出清凉的小手,掠过你的面颊,拂过你的发丝,轻轻柔柔的,挠得人全身痒酥酥的。身体里像有成千上万个新鲜的细胞在膨胀,在噌噌的往外拔节。

树干上新抽出的一条条绿枝,像一只只婀娜的手臂,冲你热情地打着招呼。空气里涌起一阵芬芳,直往人的心肺肺腑里钻。谁也说不清这是花的香还是叶的香,谁也说不这里面混清有多少类植物调料,在春天这个染缸里隐隐发酵,又四溢飘散。行人的脚步也不觉沾染了几分轻盈,几分甜蜜。想张口对谁讲一讲,可任谁也无法描述这味道,画家画不出,美食家品不出,也许只有留给那浪漫的诗人和多情的作家了。

最勤劳的耍数黄槐树,一边给河岸铺上金色的地毯,一边抓紧编织一件件绿衣,把它们穿在一只只举起的小手掌里,有的小手掌还泛着粉嫩的蕊。流水和岸边垂钓的人生怕打扰这份宁静,不发一言。水面漂浮着的落叶也沉寂了下来,像在细细描摹一幅静止的油画。而地面上零落的黄叶,则像在书写一篇杂乱无章的草书,这几片摆出横竖点,那几片摆出撇捺折,写得什么呢,好似在诉说季节的更迭,感叹光阴的流逝。偏偏有骑行、慢跑和闲步的人不懂欣赏,反倒自顾弹奏起沙沙作响的音韵,左脚踩出哆来咪,右脚踏出咪发嗦。奇妙的交响乐,引得岸边丛丛鹅黄的野花也来聆听。每头的鸟儿们更是不甘落后,高一声低一声排练起每日之歌。

不知何时,山腰处飘荡起一团团淡紫色的云彩,原来苦楝树举起花束,正在绿色的丛林上跳舞。彤红的落日恋恋不舍悬在山脚的屋顶,给予大地万物足够的热情,蓬勃的生命力。谁家的蜜蜂还在赶工,围着一簇簇粉蔷薇劳动;谁家的白蝴蝶还在邀约溜达,舍不得归家;谁家的鸟儿还在各忙各的,一只栖在路边,一只掠向对岸,隔着河面一唱一和,清亮的歌声,伴着溪水缓缓流淌。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草野花也赶来凑热闹,展露缤纷的笑颜。

一些愿望、一些梦想在悄悄发芽,一些期许、一些打算在静静酝酿:要抓住春天的尾巴,赶紧生长呀,为盛夏的来临做好准备。每一个都要长得足够繁茂、丰盈,才不辜负大自然母亲丰饶的馈赠。



蔡风

□王君

披霞

故乡的夏天,有着翻涌不休的热浪,裹着泥土与草木的燥热,从早到晚,把整个村庄都闷在一口热不透风的蒸笼里。老一辈人总说这是苦夏。年少时只觉日子难熬,长大后回望,才知这滚烫又琐碎的夏日,藏着最真实的童年烟火。

苦夏的热,是不讲道理的。天刚蒙蒙亮,太阳便挣脱云层,火辣辣地悬在天际,晨光不是温柔的熹微,而是滚烫的碎金,落在田埂、瓦房、青草上,瞬间便蒸起袅袅热气。不到晌午,整个村庄便燥热得寂静,树叶蔫巴巴地垂着,稻田里的水被晒得发烫,连平日里聒噪的鸟儿都躲进树荫里,懒得扑腾翅膀。空气里浮动着燥热的尘埃,风也是暖烘烘的,吹在脸上黏糊糊的,浑身的汗水浸着衣衫,紧紧贴在皮肤上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白日的燥热熬到傍晚,依旧没有半分消减。家家户户都搬出竹椅、竹凳坐在院坝里乘凉,这是苦夏里难得的盼头。夕阳西落,余晖染红半边天,晚风缓缓拂来,勉强吹散了几分白日的灼热。大人们摇着蒲扇,聊着田间收成、邻里琐事,话语慢悠悠的,消解着夏日的漫长。可乘凉的惬意,总被恼人的蚊子彻底打破。

坝子里的蚊子格外猖獗,黑压压一团,围着人的耳边、脖颈、手脚嗡嗡盘旋。蒲扇摇得再快,也挡不住无孔不入的蚊虫。刚赶走眼前的几只,转瞬又有新的蚊虫落满手臂,细细的叮咬转瞬鼓起红肿的包,又痒又疼。夜色渐深,凉意迟迟不来,蚊虫久久不散,乘凉的闲适消失殆尽,只剩满心的烦躁与闷热。于是

小孩儿们忍不住焦急地叫娘亲点上蚊香,意图驱走可恶的蚊虫。

夏日最累的差事,便是割鱼草。日头毒辣,大人却不许孩子闲坐,拎上镰刀、背上背篓,便要去往河边草丛割鱼草。脚下的泥土滚烫,没过脚踝的野草也被晒得灼热,扎得裸露的小腿又热又痒。弯腰俯身一遍遍收割,指尖攥着发烫的草茎,汗水顺着额头、脸颊不断滚落,砸在干裂的泥土里,转瞬就被烈烈高温蒸干。脊背被烈日死死炙烤,滚烫灼

苦夏

□袁保亮

人,不过片刻便腰酸背痛,胳膊酸胀发麻。满满一背篓鲜嫩的鱼草沉甸甸压在肩头,压得人步履蹒跚,一步一步慢慢挪回家,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,贴在皮肉上,整个人累得发软,连抬手擦汗的力气都没有。

然而劳累之余,也藏着独属于夏日的欢愉时刻。待一篓篓青草撒入家门口的池塘,原本沉静的水面瞬间鲜活起来。一尺来长的草鱼闻声而动,成群结队地浮上水面,争相聚拢过来。鱼儿猛地张口,一口衔住漂浮的青草,利落吞入肚中,随即摆摆尾巴,再次探头浮出水面,灵动地搜寻、瞅准下一棵青草,反复觅食,乐此不疲。我常常伫立塘边,顶着灼灼骄阳静静看着,看得出神,尘世的燥热与疲惫尽数消散,浑然忘却了辛苦,也

一碗米粉

□张绍琴

休息日,慵懒的黄昏,温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窗台上,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,或是从书本上抬起头,吃什么呢?不想做饭,干脆吃米粉去。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,嘴巴同步脱口而出,像说“出去散个步”一样自然。爱人和儿子随即应和,“好。”这样的日子,丝毫不觉得简陋、敷衍,或是突兀。

工作日,上午忙碌半天,中午没心思煮饭,寻思就在小区外面的米粉馆吃一碗米粉解决。米粉馆并排着三家,阵容豪华,任我今天选这家,改天换成另外两家。

更不用说早餐了。有一次家中留宿五六个亲戚,加上自家人,差不多一桌。早晨起来吃啥?吃米粉去。餐桌如课桌,靠墙并立,随意一坐,对着敞开的灶台报一声,老板,臊子米粉,八碗。老板中气十足地应一声,好嘞!须臾,一碗香喷喷、热气腾腾的米粉便端到每个人面前。

綦江人都喜欢吃米粉,綦江城的米粉馆也多。街头巷尾,有时并排数家,有时隔几步一家。门脸不大,招牌也不一定醒目,但全天开放,一到饭点,有时不是饭点,也有热气一团一团从门里涌出来,混着臊子香,油辣子或糊辣壳的香,葱花香,香菜香……綦江人吃米粉,不分早中晚,不想做饭了,心血来潮了,就去吃米粉。一碗米粉端上来,臊子属荤,猪肉臊子、牛肉臊子、肥肠臊子,不一而足;米粉中配菜或是莴笋,或是空心菜,有荤有素,荤素搭配。呼呼吹着气吃,吃完扯一张餐巾纸,擦擦嘴巴,心满意足,该干啥干啥。

綦江人口中的米粉是扁的,圆形的称为米线,主要有四派。扶欢米粉起源最早,有170多年的历史,红汤,多为猪肉,酱香浓郁,晶莹软糯。赶水米粉为原汤或清汤,臊子肉选腿子肉或夹子肉,香而不腻。四钢米粉红白青色调突出,红色为臊子,白色为米粉,青色为葱花或香菜,口感香浓,糯韧绵软。小鱼沱米粉由中央厨房统一加工米粉和臊子,各门店按照标准流程制作统一比例的作料和熬制高汤,保证每家店的味道稳定,让食客吃得放心;各门店还另外准备了榨菜丝、花生碎、黄豆等一众小料,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。

綦江区共有各派米粉约1000家。本地人,常常各派米粉吃个遍,消停些日子,又生出念想。

我吃得最多的还是赶水铁石垅米粉,汤清臊子瘦,香而不腻。它是赶水米粉最早的发源地,我回老家的必经点。老板娘是个圆脸的中年妇女,说话慢悠悠的,动作利落,烫粉、舀汤、浇臊子、撒葱花,一气呵成。有一次不在饭点,吃米粉的人不多,我边吃边和老板娘聊天,夸米粉的味道不错,夸她家的生意好。老板娘自豪地告诉我,不仅本地人喜欢,好多外地人都吃得惯,旅游途经时都会顺路来尝一下,还说有个外地人曾一口气吃了两碗。

那天,我随手将飘散着香气、氤氲着热气的米粉拍了一张图片发朋友圈,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秒回了一个流口水的表情,说好久没吃綦江米粉,真馋啊,下次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吃一碗米粉。

很多人会去不同的地方,会吃到不同的美食,但真正让人魂牵梦绕的,往往是家乡的味道。那味道里,有一个人的童年、乡情,有欲说还休的牵挂,还有好多难忘的时光。

那个馋綦江米粉的离乡人,那些像我一样不愿做饭吃一碗米粉便满足的綦江人,那个连吃两碗米粉的外地人,或许我们吃的,从来不只是米粉,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情愫,是肠胃和心灵的双重满足,是情感和美味的双重慰藉。